

陸宣公集

第六冊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中書奏議

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

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

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燄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
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
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
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
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
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
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植斂怨
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揔典籍之所惡以爲智

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倖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

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辯之不早以竟
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
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
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
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
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
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
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
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
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

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
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
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
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
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
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
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
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
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
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

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
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
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
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
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
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
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
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
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

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
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
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
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
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
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
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
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
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
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

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
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
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
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
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
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
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
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
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
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

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
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
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
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旣沮於四方儉態復行
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
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
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
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
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
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

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
邊疆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
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
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
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
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
夷榛蕨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負絕勢
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
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
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

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
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
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
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
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
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
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
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揔
輶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
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

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
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
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
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
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
宮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
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
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
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
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

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
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揔領財賦
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
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
網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
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憯且驕
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
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
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

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
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
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
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
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
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
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
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
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
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旣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
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旣之
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言言小人得
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
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
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
犬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
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
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